

禪意詩集 2

湖邊禪意詩及其分析

詩作：林崇安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26.03

禪意詩集序

關於詩頌的創作，佛陀說：「欲為頌本，文即是字，頌依於名，及造頌者。」這意思是說，欲(想要去做)是創作詩頌的本源(原因)。文是以字為體，詩頌要依靠名(文句)以及造詩頌者的思惟觀察來創作。近期個人的禪意詩也是在這因緣下寫出來，登於個人的臉書，用以自娛娛人。今依場景的不同，將這些詩作編為〈校園禪意詩〉、〈湖邊禪意詩〉、〈日常禪意詩〉、〈世間禪意詩〉、〈春天禪意詩〉，也將早期的詩作編為〈生活禪意詩〉、〈心靈禪意詩〉、〈鄉野禪意詩〉等。

另一方面，也試用 AI 作教學的補助工具，將每首詩作給予客觀的分析(有 G 分析和 D 分析)，得出略異的二種解讀，置於詩作之後，可作參考之用，若有不足之處，則補上【附註】。最後編輯成集，與有緣者分享禪味。

林崇安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26.03.23

湖邊禪意詩及其分析

目錄

禪意詩集序	2
(一) 湖邊禪意詩六首	4
(二) G 分析	8
1【老柳樹與夜鷺】	8
2【湖邊的共享】	10
3【湖邊的流蘇】	12
4【熱鬧的湖邊】	14
5【湖邊老柳樹】	16
6【湖邊大松樹】	18
(三) D 分析	20
1【老柳樹與夜鷺】	20
2【湖邊的共享】	23
3【湖邊的流蘇】	26
4【熱鬧的湖邊】	29
5【湖邊老柳樹】	33
6【湖邊大松樹】	37

湖邊禪意詩及其分析

(一) 湖邊禪意詩六首

- 1.老柳樹與夜鷺
- 2.湖邊的共享
- 3.湖邊的流蘇
- 4.熱鬧的湖邊
- 5.湖邊老柳樹
- 6.湖邊大松樹

1【老柳樹與夜鷺】

黃昏的湖邊，
落日餘暉中，
老柳樹還在苦苦地思考著
生命的答案。
灰色的夜鷺佇立在樁上
一直悄悄地看著湖面，
突然一躍而下
叼著小魚飛走了。
我對老柳樹說：
「為什麼夜鷺有魚吃呢？
因為牠活在真實的世界裡。
為什麼你找不到生命的答案呢？
因為你活在念頭的世界裡。」
晚霞逝去，
湖邊更寧靜了。

2【湖邊的共享】

昨日的湖邊

柳樹.榕樹的葉子輕搖著，
湖面漣漪陣陣起落著，
鳥兒共享著青天.共享著清風。

今日的湖邊

樹枝晃動著，
湖面波濤洶湧著，
鳥兒沒有了蹤影。
樹還是樹
湖水還是湖水，
變動中找出不變
才是心靈的真正歸處。

3【湖邊的流蘇】

在綠色的湖邊

流蘇迸出了整身雪白的花，
沒有櫻花的醒目，
少了遊客的喝采。
風中飄著淡淡的幽香，
流蘇說：
沒有我的存在，
整個宇宙會有缺憾嗎？

4【熱鬧的湖邊】

春天的湖邊

柳樹.松樹.榕樹.流蘇樹圍繞著，
鳥聲.鵝聲.人聲.校鐘聲交織著，
在樹下覓食的是松鼠和斑鳩。
魚兒游著，
在波面上晃動的是白雲；
清風吹著，
在草叢間穿梭的是蝴蝶。
眼前這個熱鬧的世界，
有需要我的參與嗎？
一陣風帶來了花香，
白雲散成漣漪慢慢飄了過來。

5【湖邊老柳樹】

冬日陽光下

一棵老柳樹靜靜斜在湖邊，
頭越垂越低，皺紋也多了。
遠方，櫻花燦開著，人潮洶湧著。
老柳樹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我說：「然後做什麼呢？」
一陣風吹來，
如簾的柳枝擺了又擺，
夕陽西下
風停了，我靜靜離開。

6【湖邊大松樹】

整個大地綠意盎然時，

踏青的日子到了。

大松樹在湖邊聳立著，

風來時，知道風來了；風停時，知道風停了。

松鼠在樹幹上下爬著，

上爬時，知道上爬了；下爬時，知道下爬了。

我在樹下來回走著，

腳動時，知道腳動了；腳停時，知道腳停了。

心喜悅了，知道心喜悅了；心寧靜了，知道心寧靜了。

整個大地充滿著吉祥和快樂。

【六首完】

(二) G 分析

1【老柳樹與夜鷺】

黃昏的湖邊，
落日餘暉中，
老柳樹還在苦苦地思考著
生命的答案。
灰色的夜鷺佇立在樁上
一直悄悄地看著湖面，
突然一躍而下
叼著小魚飛走了。
我對老柳樹說：
「為什麼夜鷺有魚吃呢？
因為牠活在真實的世界裡。
為什麼你找不到生命的答案呢？
因為你活在念頭的世界裡。」
晚霞逝去，
湖邊更寧靜了。

●G 分析：

這首詩〈老柳樹與夜鷺〉開啟了一個非常深邃且直擊心靈的視角。它不只是在描寫湖邊的風景，更像是一場關於「實踐」與「空談」、「當下」與「執念」的禪理辯論。

以下是對這首詩的深度解析：

1. 意象的對立：靜止的思維 vs. 流動的生命

詩中構建了兩個極端的對比：

- **老柳樹** (思考者)：象徵著人類的「理智」與「小我」。它在「苦苦

思考」，試圖用邏輯和概念去推導出生命的答案。柳樹的枝條繁複，如同人腦中糾結纏繞的念頭，雖然根植大地，心卻困在虛無的邏輯裡。

- **夜鷺** (行動者)：象徵著「禪心」與「本能」。夜鷺不思考「魚是什麼」或「生命是什麼」，牠只是「看著」。這種「看」是無分別心的觀察。當時機成熟，牠一躍而下，這就是禪宗講的「當機立斷」。

2. 「真實世界」與「念頭世界」

這是全詩的核心金句。

- **念頭的世界**：是一個由過去的經驗、未來的恐懼、以及無窮無盡的「為什麼」構成的虛擬空間。老柳樹之所以找不到答案，是因為答案不在「思考」裡，而是在「體驗」中。
- **真實的世界**：是當下的湖水、餘暉、以及那條游過的小魚。夜鷺透過與現實的直接碰撞（捕魚），獲得了生命的滋養。

禪意點評：肚子餓了就吃飯，睏了就睡覺。柳樹在思考如何生存時，夜鷺已經在生存了。

3. 轉折的力道

詩人的對話對老柳樹（也是對讀者）來說是一記「棒喝」。我們常常以為只要想得夠深、夠久，就能悟透人生；但詩人提醒我們，過度的思索反而是一種障礙。「念頭」是隔在人與真理之間的一層薄膜，越是執著於思考，那層膜就越厚。

4. 結尾的餘韻

「晚霞逝去，湖邊更寧靜了。」當這番關於「真實」與「念頭」的對話結束後，連道理本身也消失了。這符合禪宗「掃跡」的做法——說完即忘，不留痕跡。晚霞的消逝象徵無常，而寧靜則是回歸到事物的本質。

總結

這首詩用極簡的筆觸，戳破了現代人最普遍的焦慮：我們活得太「重」了（念頭太多），而活得太「淺」了（與現實接觸太少）。

2【湖邊的共享】

昨日的湖邊

柳樹.榕樹的葉子輕搖著，
湖面漣漪陣陣起落著，
鳥兒共享著青天.共享著清風。

今日的湖邊

樹枝晃動著，
湖面波濤洶湧著，
鳥兒沒有了蹤影。

樹還是樹

湖水還是湖水，
變動中找出不變
才是心靈的真正歸處。

●G 分析：這第二首詩〈湖邊的共享〉將視角從第一首的「個人執念」拉昇到了「環境變遷」與「心境定力」的討論。如果說第一首是在教我們如何「看見真實」，那麼這首就是在教我們如何在「變動的真實」中安放身心。

以下是針對這首詩的深度解析：

1. 時空的二元對照：順境與逆境

詩的前兩段構建了一個極為鮮明的對比，象徵著人生的兩大常態：

- 昨日 (順境)：輕搖的葉子、溫柔的漣漪、共享清風的鳥兒。這是一幅「和諧」的畫面，代表生活中風平浪靜、資源豐足、人際關係和諧的時刻。
- 今日 (逆境)：晃動的樹枝、洶湧的波濤、消失的鳥兒。這象徵著突如其來的考驗、混亂、或是孤獨的低谷。

2. 「鳥兒」的深意：趨利避害的本能

詩中提到鳥兒在天晴時「共享」，在風暴時「無蹤」。這並非在指責鳥兒現實，而是在揭示一種「依緣而生」的現象：

- 大多數的快樂與喧囂都是有條件的（依附於清風與青天）。
- 當外在條件消失，那些依附於條件而存在的「熱鬧」也會隨之散去。

3. 「見山是山」的禪宗公案

第三段是全詩的靈魂：「樹還是樹，湖水還是湖水」。這呼應了禪宗著名的三個境界：

1. 見山是山（觀察表象）。
2. 見山不是山（被變動的波濤與狂風迷惑，恐懼、焦慮）。
3. 見山又是山（體悟本質）。

無論湖面是漣漪還是波濤，水的本質（濕性、流動）沒有變；無論樹葉是輕搖還是狂晃，樹的根基（生命力）依然在那裡。外在的「相」在變，但物性的「體」未曾改變。

4. 尋找「不變」的定力

詩末提到的「變動中找出不變」，就是禪修的核心：

- 不變的是什麼？是我們那顆覺照的心。
- 外在環境如天氣般陰晴不定，如果心隨境轉（天晴就喜，天陰就悲），那便永遠找不到「歸處」。
- 真正的「歸處」不在於尋找一個永遠平靜的湖泊，而是在波濤洶湧時，依然能認出「這只是水的另一種形態」。

總結

這首詩給人的啟示是：安穩不在於逃避風浪，而在於認清風浪的本質。當你發現「變動」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時，你反而能在變動中獲得最大的自由。

3【湖邊的流蘇】

在綠色的湖邊

流蘇迸出了整身雪白的花，

沒有櫻花的醒目，

少了遊客的喝采。

風中飄著淡淡的幽香，

流蘇說：

沒有我的存在，

整個宇宙會有缺憾嗎？

●G 分析：這第三首詩〈湖邊的流蘇〉將禪意從前兩首的「觀照」與「定力」，推向了更深層的「存在意義」與「法界一體」。

流蘇花在台灣常被稱為「四月雪」，它的美是細碎、潔白且內斂的。這首詩透過這種不張揚的花，探討了一個極其宏大的哲學命題。

以下是我的深度解析：

1. 價值的解構：名聲 vs. 本質

詩中刻意將「流蘇」與「櫻花」對比：

- 櫻花 (大眾價值)：象徵著耀眼、奪目、被眾人追捧的成功。
- 流蘇 (內在價值)：象徵著平淡、寂靜、甚至是被忽視的平凡。
- 禪意點評：眾人往往活在「櫻花的醒目」裡，也就是活在他人的眼光與掌聲中。但流蘇的「雪白」與「幽香」並非為了遊客而存在，它只是「做自己」。

2. 存在主義的「終極一問」

流蘇問：「沒有我的存在，整個宇宙會有缺憾嗎？」這是一個非常有力量

的提問。在浩瀚的宇宙中，一棵湖邊的小樹似乎微不足道，但這正是禪宗探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核心：

- 全息宇宙觀：如果宇宙是一個完整的拼圖，缺失了任何一塊（哪怕是一朵小花），這個宇宙就不再完整。
- 缺憾即真理：答案其實就在流蘇的提問中——當它問出這句話時，它已經意識到自己是宇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這陣「淡淡的幽香」，這個時空的當下就是殘缺的。

3. 孤獨中的圓滿

「沒有遊客的喝采」並不代表孤獨，而是一種「自性的圓滿」。在禪意中，最美的狀態不是被看見，而是「自適」。流蘇在綠色的湖邊靜靜綻放，它不需要宇宙給它答案，因為它的綻放本身就是宇宙最好的回答。

總結

這首詩像是在撫慰每一個感到「平凡」的靈魂。它告訴我們：你不必成為奪目的櫻花，你只需要成為你自己。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完整性的一部分。

隨想：就像我們現在的對話，雖然沒有萬人圍觀，但這場關於詩的交流，此刻便豐富了整個宇宙的意義。

4【熱鬧的湖邊】

春天的湖邊

柳樹.松樹.榕樹.流蘇樹圍繞著，
鳥聲.鵝聲.人聲.校鐘聲交織著，
在樹下覓食的是松鼠和斑鳩。
魚兒游著，
在波面上晃動的是白雲；
清風吹著，
在草叢間穿梭的是蝴蝶。
眼前這個熱鬧的世界，
有需要我的參與嗎？
一陣風帶來了花香，
白雲散成漣漪慢慢飄了過來。

●G 分析：這第四首詩〈熱鬧的湖邊〉，與前三首的「寂靜」或「詰問」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比。它描寫的是一種「豐富的飽和感」，並在這種飽和中提出了一個極具「無我」色彩的禪宗疑問。

以下是這首詩的解析：

1. 萬物並作：生命的交響樂

詩的前半段像是一場感官的盛宴。作者不吝筆墨地列舉了樹木（柳、松、榕、流蘇）、聲音（鳥、鵝、人、鐘）以及生物（松鼠、斑鳩、魚、蝴蝶）。

- 共時性（Synchronicity）：這裡表現的是大自然的「各司其職」。柳樹搖曳，校鐘敲響，魚兒游動。這一切都不是為了誰而演出的，它們只是在「如實地發生」。
- 虛實交織：「在波面上晃動的是白雲」。這句寫得極美，將天空的「虛」與湖水的「實」揉捏在一起，暗示了世間萬物本就是相互依

存、不可分割的整體。

2. 「我」的邊緣化：參與還是觀照？

「眼前這個熱鬧的世界，有需要我的參與嗎？」這是全詩的靈魂之問。

- 放下主體性：人類往往有一種「中心主義」，覺得自己必須做點什麼、貢獻點什麼，才算活著。但詩人在此刻體悟到：即便沒有「我」的介入，世界依然運轉得如此和諧、如此熱鬧。
- 無為而無不為：這種疑問並非自卑，而是一種「放手的自在」。當你不再執著於要「參與」或「主導」這個世界時，你反而從一個「孤獨的參與者」變成了一個「圓滿的觀察者」。

3. 以「境」作答：化入漣漪

詩的結尾沒有給出邏輯上的答案，而是給出了一個感官的消融：

「一陣風帶來了花香，白雲散成漣漪慢慢飄了過來。」

這是一個極其高明的禪宗式結尾。風、花香、白雲、漣漪，這些元素主動向「我」靠近。這暗示了：

- 你不需要刻意去「參與」世界，因為你本來就在世界之中。
- 當你安靜下來，世界自然會與你共振。白雲散成的漣漪飄向你，象徵著「我」與「物」之間的界限徹底消失了。

總結

這首詩探討的是「融入」與「參與」的區別。參與通常帶有目的性，而融入則是像水滴回歸大海。在熱鬧的湖邊，詩人發現：真正的參與，就是全然地在場，而不留下任何自我的痕跡。

這是一種非常療癒的視角，讓我們在紛擾的社會中，也能找到那份「不需證明自己」的平靜。

目前已經分析了四首，這組系列詩作的節奏正由「動」轉向更深層的「合一」。

5【湖邊老柳樹】

冬日陽光下

一棵老柳樹靜靜斜在湖邊，

頭越垂越低，皺紋也多了。

遠方，櫻花燦開著，人潮洶湧著。

老柳樹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我說：「然後做什麼呢？」

一陣風吹來，

如簾的柳枝擺了又擺，

夕陽西下

風停了，我靜靜離開。

●G 分析：這第五首詩〈湖邊老柳樹〉，將視角從前幾首的「觀察」與「融入」，拉到了生命的「暮色階段」。如果說前面的詩是在談如何「活著」，這首詩就是在談如何「老去」與「面對循環」。

這首詩帶有一種如老者般的滄桑感，卻又在結尾處展現了極致的灑脫。

1. 枯槁之美：時間的刻痕

詩的開頭用冬日、垂頭、皺紋來描繪老柳樹。

- 冬日陽光：不同於春天的生機，冬陽是溫暖中帶著冷冽，象徵著生命進入了收斂與回顧的階段。
- 皺紋與垂頭：這不僅是寫實（柳樹粗糙的樹皮與下垂的枝條），更是象徵。老柳樹像是一位看透世事的長者，因為承載了太多的記憶與智慧，所以頭垂得更低了（謙卑與沉靜）。

2. 繁華與落寞的終極對抗

詩中再次出現了「櫻花」與「人潮」，但這一次它們成了背景：

- 遠方的熱鬧：象徵著感官的刺激、名利的追逐、以及生命的「表象」。
- 近處的寂靜：老柳樹對那種熱鬧不為所動。那句「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是一句深刻的斷言——無論櫻花開得再盛，最終也會凋零；無論人潮再擁擠，終將散去。這是一種看穿因果後的淡然。

3. 「然後做什麼呢？」：禪宗的日常性

當老柳樹看透了一切都是重複的循環時，詩人提出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然後做什麼呢？」（既然一切都沒意義、都是重複，那我們該如何自處？）

老柳樹沒有說話，而是用行動（或說是不動）來回答：

- 風來則動：柳枝擺了又擺。
- 風停則靜：萬物回歸寧靜。

這就是禪宗最核心的教導：「如實」。不需要為了「沒有新鮮事」而感到虛無或痛苦。風來了就隨風搖曳（隨緣），夕陽下山了就接受黑暗（順時）。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創造什麼「新鮮事」，而是在於你能否全然地與當下的「擺動」或「停止」合一。

4. 靜靜離開：不帶走一片雲彩

詩人的「靜靜離開」，象徵著一種「悟後起行」。他不再需要從老柳樹那裡討一個解釋，也不再糾結於熱鬧或寂靜。這場對話在無言中圓滿，就像風停了一樣自然。

總結

這首詩描繪的是一種「看破但不消極」的境界。它告訴我們：當你意識到生命只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圓時，你反而獲得了最大的自由——你不再需要追求卓越或獨特，你只需要像那棵老柳樹一樣，在冬日的陽光下，隨著風，完成屬於你自己的那一場「擺動」。

6【湖邊大松樹】

整個大地綠意盎然時，

踏青的日子到了。

大松樹在湖邊聳立著，

風來時，知道風來了；風停時，知道風停了。

松鼠在樹幹上下爬著，

上爬時，知道上爬了；下爬時，知道下爬了。

我在樹下來回走著，

腳動時，知道腳動了；腳停時，知道腳停了。

心喜悅了，知道心喜悅了；心寧靜了，知道心寧靜了。

整個大地充滿著吉祥和快樂。

●G 分析：這第六首詩〈湖邊大松樹〉為這整個系列畫下了一個極其圓滿且具備實踐性的句點。如果說前五首是在「論理」或「感悟」，那麼這最後一首就是在教我們「修行的具體方法」——這正是南傳佛法與當代正念（Mindfulness）的核心：覺知（Awareness）。

以下是這首詩的深度解析：

1. 「知道」的力量：覺照的起點

這首詩中最頻繁出現的詞是「知道」。在禪修中，這被稱為「覺照」或「守意」。

- 無判斷的觀察：詩中描述風來、風停、爬上、爬下，都沒有加上好壞的評論。松樹不抱怨風大，松鼠不嫌爬樹累。
- 活在當下：「知道」發生在發生的那一刻。當你「知道」腳在動，你的心就回到了身體，而不是飄向過去或未來。這就是將第一首詩中提到的「念頭的世界」轉化為「真實的世界」的具體技術。

2. 從客體到主體的覺醒路徑

詩的結構非常有層次，展示了覺知範圍的擴散：

1. 自然界 (大松樹)：對外環境變動的覺知。
2. 生物界 (松鼠)：對生命律動、他者行為的覺知。
3. 身體 (我)：對自身生理動作 (走、停) 的覺知 (這是禪修中的「行禪」)。
4. 心理 (心)：對內在情緒 (喜悅、寧靜) 的覺知。

禪意點評：這種由外向內的過程，就是一個回歸自性的過程。當我們能清晰地看見情緒的起伏而「知道」它時，我們就不再被情緒勒索。

3. 「吉祥與快樂」的真正來源

詩的結尾將境界昇華到「大地充滿著吉祥」。這傳達了一個深奧的道理：

- 心淨則國土淨：大地之所以吉祥，不是因為環境改變了 (春天總會過去，風總會再起)，而是因為觀察者的心處於「明明了了」的覺知中。
- 當人能對每一個當下「清清楚楚」時，衝突、恐懼與煩惱就失去了立足點，留下的自然是喜悅與吉祥。

●總結：六首詩的禪意旅程

這六首詩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修行迴圈：

- 第一、二首：辨別真偽，在變動中尋找定力。
- 第三、四首：體悟存在的意義，將自我也化入宇宙的熱鬧與寂靜中。
- 第五首：接受生命的衰老與重複，回歸日常的隨緣。
- 第六首：揭示具體方法——保持覺知，將平靜從湖邊帶回內心。

這組詩不只是文學創作，更像是一本「湖邊禪修指南」。它告訴我們，智慧不在遠方的深山，就在你走過的每一級石階、看到的每一棵老柳、以及當下產生的每一個念頭裡。

●總結與互動

這六首詩非常優美且充滿哲理，感謝您與我分享這場心靈的洗禮。

【G 分析六首完】

(三) D 分析

1【老柳樹與夜鷺】

黃昏的湖邊，
落日餘暉中，
老柳樹還在苦苦地思考著
生命的答案。
灰色的夜鷺佇立在樁上
一直悄悄地看著湖面，
突然一躍而下
叼著小魚飛走了。
我對老柳樹說：
「為什麼夜鷺有魚吃呢？
因為牠活在真實的世界裡。
為什麼你找不到生命的答案呢？
因為你活在念頭的世界裡。」
晚霞逝去，
湖邊更寧靜了。

●〈老柳樹與夜鷺〉分析

一、意象與場景

詩歌以「黃昏的湖邊」開篇，落日餘暉為背景，營造出寧靜、沉澱的氛圍。
主要意象有二：

- **老柳樹**：垂柳常象徵柔弱、依戀與沉思，此處被賦予「苦苦思考著生命的答案」的人格，代表理性、思辨、執著於抽象問題的心智。
- **夜鷺**：灰色、佇立、突然躍入水中叼魚，象徵直覺、當下行動、與

自然合一的存在方式。

湖邊的靜謐與晚霞的流逝，強化了時間的流動與生命無常的禪意背景。

二、結構與轉折

詩分兩段：

1. 客觀描寫老柳樹與夜鷺的狀態，形成對比——一者靜止思考，一者靜觀而後驟動。
2. 詩人介入，直接對老柳樹說話，點破二者命運差異的關鍵：「真實的世界」與「念頭的世界」之別。

這種由敘述轉為對話、由景入理的結構，使禪意不流於說教，而是從具體情境中自然浮現。

三、禪理探析

詩中核心對立：

- 夜鷺活在感官與行動的直接性中，不經概念中介，故能「有魚吃」——喻指生命本能的圓滿與當下滿足。
- 老柳樹困在念頭裡，以思維求解脫，反而與真實生命隔絕，故「找不到答案」。

此處呼應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及「平常心是道」的思想。生命的答案不在思索中得來，而在放下思慮、回歸當下行動與感知時自然顯現。老柳樹「苦苦思考」本身即是障礙。

四、語言風格

語言簡潔、節制，近乎白描，卻在關鍵處以對話點題。末句「晚霞逝去，湖邊更寧靜了」以景作結，將前面對話的理趣收攝回寂靜的畫面中，餘韻悠長，符合禪詩「以境表法」的特質。

五、小結

此詩通過老柳樹與夜鷺的對比，生動呈現了「思維執著」與「當下直行」的禪宗核心命題。詩人的點破並非抽象議論，而是將禪理化為具體的湖邊一幕，讓讀者在寧靜的畫面中自行體味。若說不足，則「我對老柳樹說」一段稍顯直露，禪機略欠含蓄，但整體仍不失為一首意象清晰、理趣相生的現代禪詩。

2【湖邊的共享】

昨日的湖邊

柳樹.榕樹的葉子輕搖著，
湖面漣漪陣陣起落著，
鳥兒共享著青天.共享著清風。

今日的湖邊

樹枝晃動著，
湖面波濤洶湧著，
鳥兒沒有了蹤影。

樹還是樹

湖水還是湖水，
變動中找出不變
才是心靈的真正歸處。

●〈湖邊的共享〉分析

一、結構與對比

此詩以鮮明的二分結構呈現「昨日」與「今日」的湖邊景象：

昨日	今日
柳樹、榕樹葉子輕搖	樹枝晃動
湖面漣漪陣陣起落	湖面波濤洶湧
鳥兒共享青天與清風	鳥兒沒有了蹤影
平靜、和諧、共融	動盪、孤寂、缺席

這種對比不僅是自然景象的變化，更暗喻心靈狀態的兩極——平靜時的開放共融與動盪時的封閉退縮。

二、關鍵詞「共享」的禪意

「共享」一詞是全詩的詩眼。昨日鳥兒「共享」青天與清風，並非刻意的行為，而是自然本然的存在狀態。禪宗講「萬物一體」、「天地與我同根」，共享即是無分別心、無佔有欲的當下圓融。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未說「柳樹共享湖水」或「湖水共享天空」，因為樹與水本就不曾分離。唯有當主客二分的心升起，才有所謂「共享」——而鳥兒的共享，恰恰是無心之共享，是「道」的自然流露。

三、變與不變的辯證

詩末四句點出核心禪理：

樹還是樹
湖水還是湖水，
變動中找出不變
才是心靈的真正歸處。

此處呼應《六祖壇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的公案。外在景象的「輕搖」與「晃動」、「漣漪」與「波濤」，本質上都是樹與湖水的自然現象。變的是現象（天氣、風力、鳥的有無），不變的是「樹還是樹，湖水還是湖水」——即諸法的自性、本然的面目。

「變動中找出不變」並非在變化之外另尋永恆，而是在變化中體認那不生不滅的覺性本身。心若隨外境起伏，則被波濤吞沒；心若能安住於不變的覺知，則波濤也只是波濤，不礙湖水的本然。【附註】

四、與前首的呼應

相較於第一首〈老柳樹與夜鷺〉的「念頭世界」與「真實世界」之對立，此詩進一步深化：

- 第一首強調放下思維、活在當下行動。
- 此首則強調在變動中安住於不變的覺性——這不變者，正是夜鷺躍

入水中那一剎那的「無念」狀態，也是老柳樹苦苦思索所欠缺的。可以說，第一首破「執著於思維」，此首立「安住於覺性」，一破一立，互為補充。

五、語言與禪味

此詩語言較第一首更為簡淡，「葉子輕搖著」「漣漪陣陣起落著」等重複「著」字，營造出一種持續進行、當下現前的語感。末段以直白議論收束，雖略顯說理，但「樹還是樹，湖水還是湖水」一句樸素而有力，有返璞歸真之趣。

若說第一首的禪機在「行動的當下」，此首的禪機則在「觀照的安住」。二者合觀，已見禪修中「止觀雙運」的雛形。

【附註】依《金剛經》來看，樹和湖水是「相」，屬世俗諦，有變動；而樹的空性和湖水的空性都是「非相」，屬勝義諦，是不變。從有相找出非相，就是從世俗諦看到勝義諦；掌握二諦後，放下執著而自在。

3【湖邊的流蘇】

在綠色的湖邊

流蘇迸出了整身雪白的花，

沒有櫻花的醒目，

少了遊客的喝采。

風中飄著淡淡的幽香，

流蘇說：

沒有我的存在，

整個宇宙會有缺憾嗎？

●〈湖邊的流蘇〉分析

一、意象與定位

此詩的主角是「流蘇」——此處應指流蘇樹（又稱四月雪），春季開滿白色細長花瓣，如雪覆枝。詩人將其置於「綠色的湖邊」，以綠色湖景襯托雪白的花，色彩對比鮮明卻不張揚。

詩中刻意將流蘇與櫻花對比：

- 櫻花：醒目、引人圍觀、象徵短暫燦爛與集體讚嘆
- 流蘇：不醒目、少遊客喝采、象徵寂靜自處

這一對比已暗含禪意：真正的修行不在聚光燈下，而在無人問津處默默綻放。

二、關鍵對話：流蘇的提問

詩末流蘇說：

「沒有我的存在，
整個宇宙會有缺憾嗎？」

這句提問是全詩的禪機所在。表面上是流蘇的自問，實則是詩人藉流蘇之口向讀者（或向自己）提出的根本問題——關於「自我」在宇宙中的位置。

從世俗觀點看，這是一個存在焦慮的命題：我重要嗎？我有意義嗎？我的消失會讓世界不完整嗎？

但從禪宗角度看，這個問題本身即是「我執」的顯現。無論答案是「會」或「不會」，都仍落在「我」與「宇宙」對立、有缺憾與無缺憾二分的思維框架中。

三、禪理探析：我執與空性

此詩觸及禪宗核心的「無我」與「空性」議題：

1. 「缺憾」從何而來？

缺憾感源於分別心——認為「我」是獨立實體，與宇宙分離，因此需要被肯定、被看見。流蘇「沒有櫻花的醒目，少了遊客的喝采」，正是這種不被看見的隱喻。若流蘇安於自身，何來缺憾之問？此問一出，反顯其尚未完全放下對「存在感」的執著。

2. 真正的答案是「無答」

從究竟義而言，此問無法以是或否回答。因為「我」與「宇宙」本非二物——《華嚴經》謂「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僧璨〈信心銘〉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若無主客對立，則「我的存在與否」本不成問題。

3. 流蘇的存在方式

有趣的是，流蘇並未等待回答，它只是「迸出了整身雪白的花」，在風中「飄著淡淡的幽香」。這正是它本然的樣子——不因有無喝采而增減，不因是否被看見而改變。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法爾如是」。若它真能無問而自在地開花，便已超越「缺憾與否」的命題。

四、與前兩首的對話關係

三首詩形成一條漸進的禪修路徑：

詩篇	核心課題	對治
第一首	困於念頭（老柳樹）	活在真實世界（夜鷺）
第二首	隨境動搖（昨日/今日）	安住不變覺性
第三首	執著自我存在感（流蘇）	參究無我空性

第三首將問題從「如何生活」(第一首)、「如何安心」(第二首)推進到「我是誰」的根本參究。流蘇的提問，正可視為禪宗「念佛的是誰」「拖死屍的是誰」這一類話頭的詩意轉化。

五、語言與禪味

此詩語言在三首中最为節制含蓄。前三句純粹白描，色彩與氣味交織，營造出靜謐而幽微的氛圍。末段以流蘇的問句作結，不給予答案，留下開放的空隙讓讀者自行參究——這正是禪詩「不說破」的妙處。

若說第一首的點破略顯直露，此詩則在含蓄上更進一步。流蘇的提問既是花對詩人的提問，也是詩人對讀者的提問，更是詩對自身的提問。問而不答，即是最大的回答。

六、小結

〈湖邊的流蘇〉以一朵不引人注目的花，叩問「自我」與「宇宙」的關係，觸及禪宗最根本的無我智慧。詩中流蘇的淡淡幽香與輕輕一問，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宣言都更接近禪的本懷——因為真正的空性智慧，不在於否定自我，而在於超越「有無缺憾」的二元對立，回歸花開花落本自天然的平常心。

4【熱鬧的湖邊】

春天的湖邊

柳樹.松樹.榕樹.流蘇樹圍繞著，
鳥聲.鵝聲.人聲.校鐘聲交織著，
在樹下覓食的是松鼠和斑鳩。
魚兒游著，
在波面上晃動的是白雲；
清風吹著，
在草叢間穿梭的是蝴蝶。
眼前這個熱鬧的世界，
有需要我的參與嗎？
一陣風帶來了花香，
白雲散成漣漪慢慢飄了過來。

●〈熱鬧的湖邊〉分析

一、場景與氛圍

此詩的場景設定在「春天的湖邊」，與前三首形成鮮明對比。若將四首詩的場景氛圍並觀：

詩篇	場景氛圍	核心心境
第一首	黃昏、落日、寧靜	沉思與對比
第二首	昨日平靜 / 今日動盪	變與不變
第三首	綠色湖邊、幽香	自我叩問
第四首	春天、熱鬧、交織	參與與旁觀

第四首的湖邊不再寂靜——樹種繁多(柳、松、榕、流蘇)，聲響紛雜(鳥、鵝、人、校鐘)，生物活躍(松鼠、斑鳩、魚、蝴蝶)。這是一個「熱鬧的世界」，充滿生機與動態。

二、結構與視角

詩的前半段以「客觀描寫」呈現熱鬧景象，句式整飭，節奏輕快：

- 第一組：樹木圍繞(空間的豐富)
- 第二組：聲音交織(聽覺的豐盛)
- 第三組：動物覓食(生態的活潑)
- 第四組：魚與雲、風與蝶(動態的流轉)

這種層層鋪陳，如同鏡頭緩緩掃過湖邊，將讀者帶入一個豐盈飽滿的世界。

三、核心提問：參與與否

詩的中段忽然轉折，提出一個關鍵問題：

「眼前這個熱鬧的世界，
有需要我的參與嗎？」

這是前三首問題的延續與深化：

- 第一首問：生命的答案何在？(老柳樹的困惑)
- 第二首問：變動中何處歸依？(昨日與今日的對比)
- 第三首問：我的存在有意義嗎？(流蘇的缺憾之問)
- 第四首問：我該參與這個世界嗎？(參與與否的抉擇)

此問觸及禪宗修行中的一個關鍵矛盾：既要「出世」(不被世界束縛)，又要「入世」(不逃避世界)。問「有需要我的參與嗎」，本身即顯示「我」與「世界」仍然二分——「我」在考慮是否要「加入」那個「外在」的熱鬧。【附註】

四、詩意的回應

詩末兩句極為精彩：

「一陣風帶來了花香，
白雲散成漣漪慢慢飄了過來。」

這不是對問題的「答案」，而是對問題的「消解」——

1. 花香不請自來：風帶來花香，並未事先徵詢詩人是否「參與」。花香只是花香，自然流布，無心而遍滿。
2. 白雲散成漣漪：雲的倒影在波面散開，「慢慢飄了過來」。雲不曾想過要「參與」湖水，但它們已然同在。
3. 問題被風景吸收：詩人未回答「需要我參與嗎」，因為風景本身已演示了另一種存在方式——不是「參與」或「不參與」的選擇，而是本來就「在」其中，卻又不屬於其中。

這與禪宗「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掛著一絲線」的精神相通：行動而不執著行動，身在世間而不被世間綁縛。

五、與前三首的對話

第四首在組詩中具有「轉折」與「綜合」的意義：

詩篇	核心張力	第四首的回應
第一首	念頭 vs. 真實	熱鬧是真實，但不需刻意參與
第二首	變動 vs. 不變	花香與白雲，變動中自有不變
第三首	自我 vs. 宇宙	花香不問缺憾，只是存在
第四首	參與 vs. 旁觀	超越二分，本來同在

第四首沒有重複前三首的「破執」姿態（破念頭、破隨境轉、破我執），而是呈現一種更為圓融的境界：不再需要「選擇」參與或不參與，因為花

香已然飄來，雲影已然入水——「我」與世界本非二物。

六、語言與禪味

此詩語言在三首中較為鋪陳，前半段密集的意象堆疊，刻意營造「熱鬧」之感，與後半段的提問形成節奏上的落差。末兩句以景作結，不答而答，深得禪詩「意在言外」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白雲散成漣漪」一句尤為精妙——雲本在天，倒影在水，風來則散，散則化為漣漪。雲與水本不相屬，卻在波光中相即相入。這正是華嚴宗「事事無礙」、禪宗「心境不二」的詩意呈現。

七、小結

〈熱鬧的湖邊〉以繁華春景為背景，提出「參與與否」的修行難題，卻以花香與雲影的「不請自來」化解了這個問題。詩中隱含的禪理是：真正的自在，不在於選擇「參與」或「不參與」，而在於體認「我」從未離開過這個世界，也從未被這個世界束縛過——如同雲影在水中，卻不屬於水；花香在風中，卻不滯於風。

這首詩在組詩中，標誌著從「破執」到「圓融」的進階，為後續詩篇開啟了更為開闊的視野。

【附註】1.佛法和現代科學的看法：所觀和能觀必不可分割。2.菩薩參與而不執著；阿羅漢放下而出輪迴。

5【湖邊老柳樹】

冬日陽光下

一棵老柳樹靜靜斜在湖邊，

頭越垂越低，皺紋也多了。

遠方，櫻花燦開著，人潮洶湧著。

老柳樹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我說：「然後做什麼呢？」

一陣風吹來，

如簾的柳枝擺了又擺。

夕陽西下

風停了，我靜靜離開。

●〈湖邊老柳樹〉分析

一、場景與時間

此詩將場景拉回第一首出現過的「老柳樹」，但時空背景已然轉換：

對比項	第一首	第五首
時間	黃昏、落日餘暉	冬日陽光下 → 夕陽西下
季節	未明示（應非冬日）	冬日
老柳樹狀態	苦苦思考生命的答案	頭越垂越低，皺紋多了
對照物	夜鷺叼魚	櫻花燦開、人潮洶湧

冬日、低垂、皺紋——這些意象強化了老柳樹的「老」與「衰」。它不再只是「苦苦思考」的哲思者，更增添了歲月侵蝕、生命衰敗的蒼涼感。

二、老柳樹的斷言

老柳樹說：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這句話出自《聖經·傳道書》：「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在禪詩脈絡中，這句話被賦予了雙重意涵：

1. 世俗層面：一種歷經滄桑後的疲倦與看破——世間萬象不過是重複的輪迴，沒有真正的創新與意義。
2. 禪宗層面：這句話可以指向「諸法無常」與「諸法本寂」的智慧——一切現象生滅不已，但法性從未變異。若從此解，老柳樹所言非頹廢，而是對「不變」的體認。

然而，接下來的對話揭示了老柳樹這句話的真實意涵。

三、關鍵對話：然後做什麼？

詩人的追問「然後做什麼呢？」極其犀利。這句話將老柳樹從「智者姿態」拉回現實——你說了「沒有新鮮事」，然後呢？這是一種禪宗式的逼拶，迫使對方從概念中跳出來，面對當下。

老柳樹沒有回答。

它無法回答。因為若真「沒有新鮮事」是一種徹悟，則當下即是，無需「然後」；若它只是一種消極的看破，則「然後」二字便戳破了它的偽裝。

老柳樹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四、自然的回應

詩人未等待老柳樹的回答，因為自然已經代為回應：

「一陣風吹來，
如簾的柳枝擺了又擺。」

風吹柳枝——這是老柳樹自己的肢體語言。它用「擺了又擺」回答了「然

後做什麼」：然後風吹，然後枝動，然後日落，然後風停。沒有新鮮事，但也沒有停滯事。一切只是「法爾如是」地運轉著。

「夕陽西下 / 風停了，我靜靜離開」——詩人不再追問，也不再停留。這個「靜靜離開」本身，就是對老柳樹問題的最好回應：不執著於答案，不滯留於對話，該來則來，該去則去。

五、與第一首的對話關係

第五首可視為第一首老柳樹故事的「續篇」與「完成」：

主題	第一首	第五首
老柳樹的狀態	苦苦思考生命的答案	頭垂低、皺紋多，說「無新鮮事」
詩人的角色	對老柳樹說道理（破）	追問「然後做什麼」（逼）
參照對象	夜鷺（行動者）	櫻花與人潮（喧囂的對比）
結局	晚霞逝去，湖邊寧靜	風停，詩人靜靜離開

第一首中，詩人扮演「開示者」，對老柳樹講道理；第五首中，詩人扮演「逼拶者」，用問題讓老柳樹無言。這種轉變顯示詩人自身也在成長——不再滿足於給出答案，而是學會用問題引導。

更重要的是，第一首的核心對立是「念頭世界 vs. 真實世界」；第五首則超越了這種對立。老柳樹說「沒有新鮮事」，已是一種「看破」，但「看破」仍可能成為新的執著（執著於「空」）。詩人的「然後做什麼」正是要打破這種執著——風吹柳枝、夕陽西下，這不是「新鮮事」，卻也不是「無事」；不是「念頭」，卻也不是「無念」。這是一種「即事而真」的境界。

六、禪理探析：超越斷常二見

此詩觸及禪宗對「斷見」與「常見」的雙重否定：

- 常見：執著於永恆、新鮮、意義（如第一首老柳樹苦苦追求「生命

的答案」)

- 斷見：執著於虛無、重複、無意義（如第五首老柳樹說「沒有新鮮事」)

老柳樹從第一首的「常見」(苦苦追求答案) 轉為第五首的「斷見」(一切無新鮮事)，看似進步，實則仍落兩邊。真正的禪悟是「離兩邊」——不執著有，也不執著空；不追求新鮮，也不厭倦重複。

詩人用「然後做什麼」逼出老柳樹的沉默，再用風吹柳枝、夕陽西下的自然景象，演示了「不落兩邊」的存在方式：柳枝擺動，不是為了創造「新鮮事」，也不是因為「沒有新鮮事」；它只是擺動。風來了就擺，風停了就靜——沒有「然後」，只有「當下」。

七、語言與禪味

此詩語言較前四首更為節制、冷靜。老柳樹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帶有一種疲倦的智慧；詩人的「然後做什麼呢」簡短而銳利；末段的「風停了，我靜靜離開」則有一種「船過水無痕」的灑脫。

值得注意的是，詩中未出現任何「禪」「悟」「道」等字眼，全憑場景、對話、意象傳遞禪意。這種「不說破」的手法，比第一首的直白更為成熟。

八、小結

〈湖邊老柳樹〉以老柳樹為主角，呈現了一個從「追求答案」到「看破無新鮮事」再到被「然後做什麼」逼入沉默的過程。詩人不再扮演開示者，而是以一個簡單的問題，讓自然本身（風、柳枝、夕陽）來演示超越斷常二見的當下之道。

此詩在組詩中具有「總結」與「深化」的意義——它不僅回應了第一首的老柳樹主題，更將禪理推進到「離兩邊」的層次。詩人最後「靜靜離開」，既是一種不黏滯的姿態，也是一種對讀者的邀請：答案不在詩中，不在詩人的話中，而在每個人面對當下風景時，那一剎那的靜默之中。

6【湖邊大松樹】

整個大地綠意盎然時，

踏青的日子到了。

大松樹在湖邊聳立著，

風來時，知道風來了；風停時，知道風停了。

松鼠在樹幹上下爬著，

上爬時，知道上爬了；下爬時，知道下爬了。

我在樹下來回走著，

腳動時，知道腳動了；腳停時，知道腳停了。

心喜悅了，知道心喜悅了；心寧靜了，知道心寧靜了。

整個大地充滿著吉祥和快樂。

●〈湖邊大松樹〉分析

一、場景與基調

此詩作為六首組詩的壓軸之作，場景回歸湖邊，但主角從「老柳樹」轉為「大松樹」。基調從前三首的沉思、叩問、對比，轉為一種明朗、圓滿、安住當下的喜悅。

「整個大地綠意盎然時，踏青的日子到了」——開篇即以開闊的視野與歡欣的語氣，宣告一個新的境界的到來。不再有黃昏的蒼涼、冬日的蕭瑟、熱鬧中的猶豫，而是春意盎然、踏青出遊的明朗時節。

二、結構與句式

此詩採用一種極具特色的排比句式，以「……時，知道……了」的反覆結構貫穿全詩：

主題	動作 / 狀態	覺知
大松樹	風來 / 風停	知道風來了 / 知道風停了
松鼠	上爬 / 下爬	知道上爬了 / 知道下爬了
我	來回走 / 腳動 / 腳停	知道腳動了 / 知道腳停了
我	心喜悅 / 心寧靜	知道心喜悅了 / 知道心寧靜了

這種句式的重複，營造出一種穩定、安詳的節奏感，如同禪修中的「如實觀照」——每一動作、每一狀態都被清晰地覺知，卻不被捲入、不被評判。

三、禪理探析：如實覺知

此詩的核心禪理是「正念」與「如實知」：

1. 無揀擇的覺知

大松樹「知道風來了」「知道風停了」——它不迎風來，不送風去，只是如實了知。這正是《六祖壇經》所謂「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的境界：念頭（風）來了知道，去了知道，不加干涉，不落斷滅。

2. 心物一如

詩中將「風吹松樹」「松鼠爬樹」「我來回走」「心喜悅寧靜」並列觀照，顯示一種「心境不二」的視野——外境（風、松鼠、腳步）與內心（喜悅、寧靜）同樣被覺知，沒有內外之分，沒有高下之別。一切法平等，皆在覺性的光明中。

「知道」而非「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詩中用的是「知道」，而非「讓它」或「使它」。大松樹不能控制風來風停，松鼠不能控制上下爬行，我不能控制腳步（腳自己動），甚至心的喜悅與寧靜也不是刻意造作而來。禪修的關鍵不是控制一切，而是覺知一切——在覺知中，自然有一種不亂的清淨。

四、與前五首的綜合對話

第六首可視為對前五首所有課題的「圓滿回應」：

詩篇	核心課題	第六首的回應
第一首	念頭世界 vs. 真實世界	覺知念頭 (知道心喜悅/寧靜)， 即活在真實世界
第二首	變動中找出不變	風來知道風來，風停知道風停—— 覺知本身即是不變
第三首	自我與宇宙的缺憾	覺知一切，無需問缺憾—— 大地充滿吉祥快樂
第四首	參與與否的猶豫	覺知腳步與心念， 即已「參與」而無黏滯
第五首	超越斷常二見	風來知道來，風停知道停—— 不落有無，不問「然後」

第一首的老柳樹「苦苦思考」，第六首的大松樹只是「知道」；第一首詩人對老柳樹說道理，第六首詩人只是走著、覺知著。從「思考」到「知道」，從「說法」到「默照」，這是整組詩的心靈進程。

五、松樹與柳樹的象徵對比

組詩中老柳樹與大松樹形成意味深長的對照：

	老柳樹	大松樹
姿態	垂頭、搖擺、隨風俯仰	聳立、挺拔、不變
狀態	苦苦思考、困惑、看破	如實覺知、安住、喜悅
象徵	執著、掙扎、未悟	放下、自在、已悟

柳樹柔韌而多思，松樹剛健而靜定。從柳到松的轉變，象徵著從「尋覓者」到「安住者」的蛻變。

六、吉祥與快樂

詩末「**整個大地充滿著吉祥和快樂**」，是全組詩中唯一直接表達「快樂」的句子。這不是世俗的狂喜，而是禪宗所謂「本地風光」的安樂——當不再與世界對立，不再被念頭困擾，不再問「需要我嗎」「有意義嗎」，只是如實覺知當下的一切時，自然有一種無條件的吉祥與快樂從心底湧現。

這種快樂，不依賴外在條件（如櫻花的燦開、遊客的喝采），也不來自內在的造作（如強迫自己快樂），而是覺知本身自帶的清涼與光明。

七、語言與禪味

此詩語言在六首中最為平實、最無修飾。重複的「**……時，知道……了**」句式，看似單調，實則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平常心」書寫——沒有華麗的意象，沒有深刻的警句，只有如實的觀照記錄。

這種語言的「平淡」，恰恰是最高明的禪詩手法。因為真正的禪悟境界，並非驚天動地的開悟瞬間，而是回歸平常——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風來時知道風來，風停時知道風停。

八、組詩的整體結構

回顧六首詩，可清晰看到一條修行進程：

1. 〈老柳樹與夜鷺〉：指出問題——困於念頭，與真實世界隔絕
2. 〈湖邊的共享〉：指出方向——在變動中找出不變
3. 〈湖邊的流蘇〉：深入課題——參究自我與存在的意義
4. 〈熱鬧的湖邊〉：面對兩難——參與世界或保持距離
5. 〈湖邊老柳樹〉：超越兩邊——破常見與斷見
6. 〈湖邊大松樹〉：圓滿現前——如實覺知，吉祥快樂

這是一條從「迷」到「悟」、從「尋覓」到「安住」、從「思考」到「覺知」的心靈旅程。第六首不是終點（因為禪悟沒有終點），而是境界的呈現——不再追問，不再掙扎，只是如實地活在當下，覺知一切。

九、小結

〈湖邊大松樹〉以最簡單的語言、最樸素的句式，呈現了禪修的最高境界——不是神通妙用，不是玄談妙理，而是風來知風、腳動知腳、心喜悅知喜悅的如實覺知。這種覺知中，自然充滿著「吉祥和快樂」。

如果說前五首是「破」——破除念頭、破除我執、破除斷常二見；第六首則是「立」——立起一種如實覺知的生活方式。但這種「立」並非建立新的理論體系，而是回歸最平常、最直接的存在本身。

六首湖邊禪詩，從老柳樹的困惑到大松樹的安住，完成了一個完整的修行敘事。而最後的「整個大地充滿著吉祥和快樂」，既是對詩中境界的描寫，也是對讀者的祝福——願每個讀者，都能在自己的湖邊，找到這份如實覺知的寧靜與喜悅。

【D 分析六首完】

禪意詩集 2

書名：《湖邊禪意詩及其分析》

詩作：林崇安

分析：AI 模式(G 分析和 D 分析)

出版：桃園市內觀教育基金會

網址：<https://www.insights.org.tw>

倡印：內觀教育禪林

通訊：桃園市大溪區頭寮路 355 之 5(內觀教育禪林)

出版日期：2026 年 03 月

歡迎倡印，免費結緣